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困學紀聞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方卝衡

困學紀聞卷七

宋 王應麟 撰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考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

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鹽石新論以為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録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絶之猶有所待焉歴孝踰惠

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于隱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顓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

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穀梁柯盟曹劌公羊作曹子然則沫即劌也 若璩按盧六以曰索隱云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荊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戊午[若璩按高宗紹興八年]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温之徒也其可褒乎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為

美非美也孟子以為感有激而云以衛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忌為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若璩按野客新書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為二名者安得謂絕無第尚沿王莽之禁寥寥耳用致夫人公羊以為姜氏譏以妾為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彪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

江彪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注云若令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為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顔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蓑字當從漢志作衰音初為反衰差也與左氏合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若據按見隱五年化我按桓六年行過無禮謂之化則我字非齊語樵之按見桓七年漱浣按見莊三十一年筍

將 按文十五年齊魯名竹簻曰笱不與下將字連 踊為 按僖十年踊豫也不與下為字連 詐戰 按僖三十三年詐卒也不與下戰字連 往黨 按文十三年黨所也不與工往字連 往殆 按襄五年殆疑不與工往字連 于諸 按見哀六年 累 按見桓二年 忕 按見桓五年 如 按見隱元年 昉 按見隱二年 棓 按見成二年 脰 按見莊十二年 之類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麷蕡曰媒 按見媒氏 疾為戚 按見考工氏 麋為獐 按見畫繢 漚曰湊 按見慌氏 椎為終葵 按玉人當作終葵為椎 手足擘為骹 按見弓人 全菹為芋 按見士喪禮 祭為墮 按見士虞禮 題肩謂擊征 按見月令 滑曰瀡 按見內則 相絞訐為掉

鬌按見內則無髮為禿楬按見明堂位穅為相按見樂記殷聲如衣按見中庸祈之言是按見緇衣之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則書之誥誓其可彊通哉若璩按王氏引何休註為齊語者已見上矣猶有遺者莊四年怒莊二十年瘠莊二十四年僂莊二十八年伐又伐宣八年廢宣十八年墠昭二十一年因諸皆齊人語也　三禮注遺者尤多司尊彝云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又云齊人命諸酒曰滌圉師云齊人言鈇椹之椹蟈氏云曰齊魯間謂鼃為蟈考工記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廬人云齊人謂柯斧柄為椑士冠禮云齊人名蒨為韎韐聘禮云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檀弓云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間助語也禮器云齊人所善曰麗內則云齊人呼佩巾為紛又云紀莒之間名諸為濫又云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

曰旁樂記云齊語稱裂為𥁃雜記云齊人呼卷為武喪大記云鄉人謂棺束為緘繩緇衣云資當為至齊魯之語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為禮以為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内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為巧飾經傳以附人情預但知春秋衰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

二而三傳殊説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孝經序襲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

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若璩按墬形訓少室太室在冀州泰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為證

秦自殽之敗即楚見呂相絶秦故穀梁曰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止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若璩按傳二十五年秦因楚申公鬬克以歸三十三年有殽之敗使鬬克歸楚求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

伯宗攖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涉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食貨

郊祀志石慶司馬相如傳後漢有所輔獨行劉茂傳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翬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為所非也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

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臧榮緒以

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

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若璩按王

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辨雖辨實不通歷法近黄太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胳合余亦推以歷歎為定論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賵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

尚歸脤經書天王以是始終盖傷周而歎魯也穀梁

謂石尚欲書春秋魯是以為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汩經惟甯之學最善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畧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

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

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

棊或作厶出穀梁注鄧厶地

穀梁子或以為名赤或以為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為秦孝

公時人然不可考漢書但云魯學若璩按名赤見風俗通名仮字元始見阮孝緒世錄趙氏損益義云然盧六以云宜補入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以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

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

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卧而焠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與曰吴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為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惟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魯

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䵞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惟論語所載為是若璩按嘗讀此條因悟有若不可屈而廡當於廟庭上廣而為十二哲德行有三人焉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

若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或曰公西華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既聞命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余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

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盖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觧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為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黙識心通也

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

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若璩按此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茍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邵子之言見觀物篇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

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棖鄭康成云葢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考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

所傳禮殿圖有中黨無申棖若璩按直至明嘉靖九年始存棖去黨以合論語　末行申棠元板作申堂

甘羅曰項槖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項槖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為后槖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太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

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為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注

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

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冊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黄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絶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僞闢或以絶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非以為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鹿邑屬亳縣若璩按宋地理志亳縣當作亳州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辯證云洪引顔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龎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

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亂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若璩按東澗湯漢號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景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繒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為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疏古緇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為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釋文純側其反依字從糸才詩行露箋紂帛釋文云紂音緇依字系旁才後人以才為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紂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絲也取說文）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氏注一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

入為縓禮練衣黄裏縓縁練冠麻衣縓縁蓋孔氏誤以緅為縓則緅不可為近喪服集注謂緅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正義曰一入為緅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讀緅為縓當以石林之說為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於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玄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

之末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

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删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先後者删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呂氏春秋以為人姓名妄也

周生列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駿以馳

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所用心之戒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奕為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

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若璩按當作和寤解

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興周之言考之當在文武時若璩按楊升菴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為即仲忽命南宮百達遷九鼎即伯達君奭有若南宮括即伯括則八士者南宮氏也康成注成王時人者近之亦一解　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山叢談鄭城民妻有二十一子兩雙生者七較八士更多三乳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穆伯之子以惠叔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　若璩按穆伯即公孫敖乃孟獻子之祖獻子父文伯名穀叔服所謂穀也食子者惠叔名難公孫

教次子叔服所謂難也牧子者至惠伯為叔仲氏父公孫玆祖叔牙與惠叔係從祖昆弟小功服非一人也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介之

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為伯叔之謚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惟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視世俗殉利亡恥饕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葢因子路共之而為此說朱文公集注引晁劉兩說共字當為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説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為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五峯謂此說是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

朙之内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用樂記臣朙字音勾朱文公曰

林少穎亦說與黄祖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畧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顔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

西山當以隴西為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考之曾子書以為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為得其實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為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弓以為虵見寢石以為伏虎視汩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辨心

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乙酉二月夢前宰輔以太學所

上書求余跋語夢中作此寤而識之 若璩按乙酉為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宋亡已九載猶感夢如是與韋孟夢爭王室何異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 集解不取集注用鄭說

孔門弟子惟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

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雖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考左氏傳郈叔孫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

素行實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茍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朱子以無垢若璩按無垢張九成號為雜學論語集注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之語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昬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為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愚下何校本有謂字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王元澤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

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商君傳

集注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按左

氏傳甯殖當為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

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若璩按孫叔敖為令尹於楚莊王十六年癸亥後七年莊王即卒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相三去之事

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丘足以為史

而不足以為師

劉子謹獨篇曰顔回不以夜浴改容顔氏家訓曰曽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語曽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遽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説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盖白史記失之家語有縣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為縣豐唐

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若璩按檀弓明著縣子之名曰瑣）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非以狂狷為譏）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若璩按元稹亦稱杜子美詩為無可無不可）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簀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

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

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蓋即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為南蒯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南

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若璩按五當作七記必為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惟顏曾子貢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於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

疵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

則為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為好學所問曰為仁曰為邦成己成物體

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

刪而不取恐誤

閼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

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

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考經典序録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翻注有虞槃佑東晉處士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謂何休稱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止讀書志乃

謂介甫阿其所好盖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為疑
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注取荊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觧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
之不通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
刋誤亦無之近世所傳刋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
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别名故陸澄謂
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與孝經稍異

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裒集格言為五致録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於此

若璩按忠肅名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嘗從朱子質疑五致録見宋史本傳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為世

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録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若璩按鄭氏乃小同注孝經非康成也說頗有徵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慈湖蒙齋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季教字郭昭卿字指作季若璩按蒙齋袁甫號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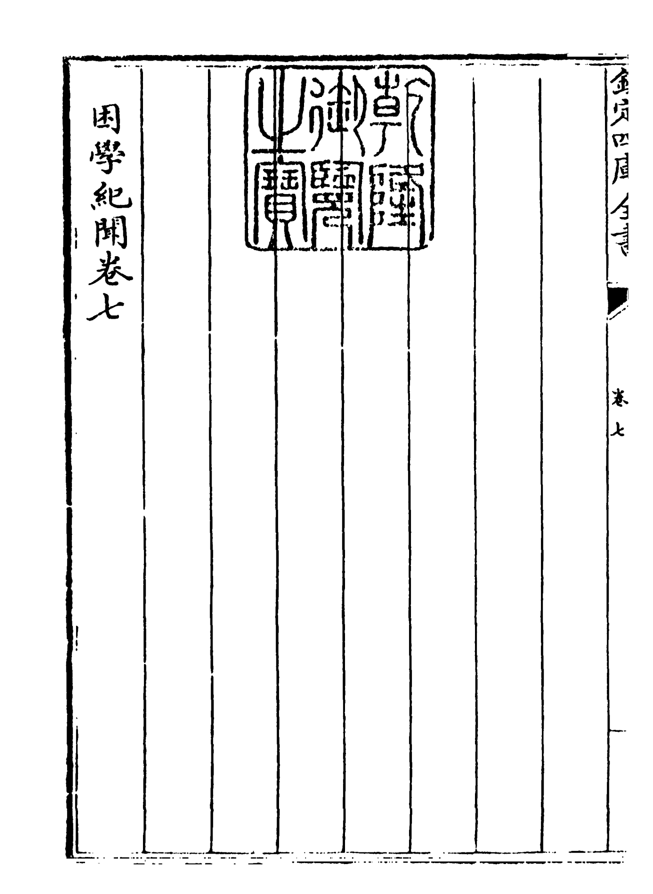
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韋彪傳注）

劉盛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勸孝文曰侍郎王公（蓋梅溪也）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

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
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向唐代宗用杜
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昵之義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
極未為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簀得正猶在
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困學紀聞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困學紀聞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方衡

困學紀聞卷八

宋 王應麟 撰

孟子

孟子集注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蓋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

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泂酌吳才老書裨傳臣辨誤以晉侯重耳為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

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宫故址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宫若璩按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引語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

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汩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盖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説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麇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考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惟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

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産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為正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録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考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若璩按此足正集注之誤以齊桓為兄亦然

郅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

能為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

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若璩按賈誼語秦所以敗恥尚失所按于寶語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濡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

魏後盡為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若璩按魏無北郡地當作上郡正義云今鄜綏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即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于秦事在孟子通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喪七百里仍是實錄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朝為學官小司成龔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畧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錯言術數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若璩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有田子方田子方侍坐魏文侯伺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為真人為天人正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縁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楊朱書惟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内義外之説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内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

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郯邳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若璩按呂氏春秋亦有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為日知錄所遺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若璩按曹亡久矣余有辨見四書釋地續

老泉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為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若璩按何屺瞻曰今刊本趙注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剟趙注為之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聞所未聞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傅會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

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與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説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溥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若璩按好樂當讀如悅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樂讀如字宋陳善捫蝨新話實云詳見余潛邱劄記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若璩按晉傳玄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覇朝且然況大一統之君哉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荑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

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强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濶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若璩按董公遮說漢王之言賴漢書始得闡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

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為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若璩按趙威后對齊使者言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有此高論）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

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若璩

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易傳及諸葛次及郭汾

陽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曰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曰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若璩按漢文帝改後元元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年）

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

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考之禹貢漢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楚歌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工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

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若璩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強之使

思唐與政若璩按與政宋唐說齋之字名仲友金華人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於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

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也若璩按真西山疏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静壽之兩語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

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若璩按嘗謂人知齊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而不知先已有孔子順義不入秦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有盜遷社稷於南山

之上謚亦衰息見陳后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猫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於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吕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爲非若璩按魏冰叔亦言能無求者天不能賤

宿於畫水經注云澅若璩按今本水經注作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澅或云當作畫後漢耿弇進軍畫中史記畫邑人王蠋通鑑作晝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强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内而使秦民應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若璩按商鞅四句出杜氏

通典爲君御語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俑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顔師古以壽昌爲權

道豈知常平為古法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饑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若璩按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注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耳殊不必泥班志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静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前賢之讀書如此

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絶遠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汃國謂四極汃西極之水也府巾切

爾雅疏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仁意篇述太

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嬴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四氣和正光照元板作四氣和為正光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犍為文學注二卷一云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

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惟施於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者言猶己之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若璩按顏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余謂呂氏春秋黎丘部有奇鬼焉

喜叙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先秦已稱兄之子弟之子為姪見於此

傳頁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蝜蝂傳者也西京賦戎葵懷羊爾雅蔨懷羊璞亦曰未詳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蘇蔜字書不見栮榿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璩按蘇蔜璞注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蔜釋蘇蔜即上文之蕿蔞璞注今蘩蔞或曰鷄腸草是也王氏千慮亦有一失

檟苦荼注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說文茗荼芽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若璩按三國志韋曜傳曜初見禮異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茶事見史始此

急就篇注壯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也

終軍之對鼮鼠盧若虛之辯鼫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蜞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若璩按木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改為白及見宋史儒林敏本傳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惟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為无蒼頡出見禿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即隸也）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

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律即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為八（若璩按說文序漢興試八體八字實誤辨見余潛丘劄記）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為蠲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朱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

董彥遠（若璩按彥遠名逌東平人徽猷閣待制即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者）除正字謝啓敘字學涉獵該洽其畧云殘經不悟於郭亡（董疏莊公）

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比郭公也先儒或以為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闕文徒存於夏有閻疏成二年衛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如戰也夏有杜注闕文失新築戰事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閻疏萬石君傳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虎多於六者自乘其數閻疏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曄為天水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書殘武殪閻疏宣六年周書曰殪戎殷殪即壹衣即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某按壹戎衣武成文略指為殘似據康誥頌亂湯齊閻疏長發至于湯齊毛傳齊一如字禮記孔子閒居注音躋詩孔疏言三家

詩有讀為蹤者下文聖敬曰蹤間居蹤作豩音豩故曰亂烏寫混淆閔疏海錄碎事古語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則本文寫字似有誤董疏寫當作焉魚魯雜糅閔疏張鷟云魯之與魚淄澠莫辨抱朴子云以魚為魯以帝為虎增河南之邑為雒滅漢東之國為隋閔疏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隹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辵而從隋避上則辠不從辛閔疏說文辠字從辛從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狀秦以辠似皇字改為罪絕下則對因去口董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束合而棘氏徵足省而踈姓絕閔疏晉書束據傳本姓踈其先避仇改焉束晳傳漢踈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定文於

六穗之禾訓同於導閔疏顔氏家訓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說文云䆃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䆃但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强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某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寸顔注導擇也

分序於八寸之策孰異為宗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丁尾亂真董疏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工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个是無尾也故曰亂真

鉤須尖實閔疏荀子不苟篇鉤有須注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董疏按說文鉤

曲也丁之曲者為鈎今鈎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閔疏劉向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董疏玉藻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注卷或作衮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衮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是也又注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孔疏知端當為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也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祁祁閔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按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祁祁耶雲當為雨俗寫誤耳隸體散亡共守鑾

聲之鉞鉞 閱疏說文鉞車鑾聲從金戉聲呼會切詩曰鑾聲鉞鉞俗作鐬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按今庭燎作噦噦 鎖定銀鐺之名 閱疏顏氏家訓後漢書因司徒崔烈以銀瑠鎟銀鐺大鎟也世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誤嘗作詩云銀鎖三公脚 車改金根之目 閱疏事文類聚退之子昶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 知一束二縫之為來 閱疏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形來之來 指二首六身之為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 閱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國史傳疑考義共

惑於三豕閲疏家語卜商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閲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于卧室梁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傳會曰離析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閲疏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為斌謹製樂府名章斌之舞董疏說文本作彬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為鄙淺故曰妄加定經之名誤合曰月之為易閲疏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從勿秘書說曰月為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為月字

也見說文及韻補董逌吾衍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廣翻曰日月為易不可從

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

閔疏光武帝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董逌說文泉字象水流出成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

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

閔疏朝野僉載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裴度傳張權輿欲傾度作偽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啟非字似用張謠但以飛白不類惟加糸旁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董逌非當作緋

四十八安取於桑

閔疏事文類聚蜀何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

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祇後至挺為太守四十八果卒董疏何祇事見益部耆舊傳俗雜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叒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於桑

三十七未足語世 閔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屠駉家藏舊刻世有七年三十為世逮達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戣志銘亦云孔世卅八世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文世字從卅三十并也音撒三十年為一世七字從一世旁作七似七字乃從卅而曳長之不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

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 閔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僅七十有二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閔疏尉律見說文敘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董

疏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否

誤存舟二間之為航閒疏顏氏家訓丑從二間舟詩云丑之形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為日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航字誤

安識門五日之為閏閏疏襄九年晉復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注此年無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為門字閏內王為五字月為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軌五日凡十五日也

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叙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

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今按書敘為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為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為隸古也　若璩按今按書序一疑似王氏後自較其說者　余晚而得董斯張吹景集載與其像墦閔元衢合疏序遠此啓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株績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惟見襄三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遐周元衢字康侯並偽程人為胡朏明鄰邑前輩朏明嘗稱其學貪奇炫博云　何屺瞻曰閔董果淹雅其引海錄碎事事文類聚而不舉本書微染俗學與胡傳學古編並後出書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夾漈金石畧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楚文以爲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若璩按石湖范成大號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廵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吕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兀文作三者

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而吕與叔以為邦簋銘中工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為弡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為冏曰穆王時伯冏也而與叔以為百古文難考幾於郢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蘄綽綰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丏百祿眉壽綰綽盂姜敦銘綰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

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顔

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呉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言

孔子篆者始見於此

金石録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

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

十餘歳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吕伋則成王之末伋已

嗣太公為齊侯矣

潙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

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邇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秦詛楚耶楚詛秦耶若璩按此亦具見王氏懷抱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叙通論袪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即鳳凰歟

宣和中陜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吳斗南書謂

東漢討羌檄曰辰與通鑑長歴不同蓋指此也今考通鑑目録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歴為正何校本云注二十字亦正文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為書記顔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横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漈六書畧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杜子美曰讀書難字過

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

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

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

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為學者

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

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

隷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隷自歐陽公始庾肩吾云隷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隷書云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千文云杜蕭鍾隷王羲之傳尤善隷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

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吕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漈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

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為二十圖夾漈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漈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說孫炎始為反語考古編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若璩按音書止為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書為一或謂廣韻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删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而來愚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商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上羽為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

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為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則韻分為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答陸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若璩按曾覩見吳彩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何校本云米元章曰以下當自為一條

潛虛以蒐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古文韻蒐字碧落文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見孟子歸字有齊歸見左傳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為姓古有勇士賁育謬矣若璩按賁字為姓者音肥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為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若璩按宋藝文志顏真卿韻海鑑源亦僅十六卷鏡為鑑者避翼祖嫌名也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

公說文云自營為厶背厶為公

宋元憲寳䡮佩觿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斝劉龔及國皆字書所無 梁四公記亦然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

博學為三蒼并訓纂為四篇若璩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為定蓋趙高所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并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賈魴作

急就篇沐浴揃搣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皆搣可以休老

亦作揃搣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夜如何其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攻媿集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

六經始見于莊子天運篇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為六藝始見于太史公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或云七經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宓謂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南史周續之或云九經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若璩按吳文正謂經焚于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

漢藝文志云文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若璩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雖合於文則改經博士考之漢史文帝時申公按此出楚元王傳韓嬰皆以詩為

博士（所謂魯詩韓詩）五經列于學官者惟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為博士（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于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若璩按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考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非歧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書高廟御書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鑱石也若璩按今關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南渡後榷場中無搨本故學齋未之見耳

舊史紀云

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玄度狀令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為準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玄度非參也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黄腸題湊處地

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若璩按嘗持論此舉未行秦漢後遂不獲見六經全文為終古之恨頗為世人所怪　昭襄王葬芷陽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魏地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當考所出

父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我

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為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若璩

按晉虞溥傳溥學徒既至溥乃作誥以獎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誥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于一陸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為經書春秋實史耳舜皋陶之賡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

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若璩按後魏書無裴漢當作後周借異書躬自録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按考之冊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揮麈録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讐定頒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令按藝文類聚

初學記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若璩按二禮亦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别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琁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汜歴樞含神務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

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説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内學隋焚其書今惟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䟽删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為下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説不若詩禮之詳實若璩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傳疏雖詳亦畧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朱文公

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獵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見援神契是以聖人為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貫

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云玄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謚孔子為玄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

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

校皆為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若璩按謂歐陽永叔）毀周禮（按謂歐陽永叔蘇軾轍）疑孟子（按謂李覯司馬光）譏書之胤征顧命（按謂蘇軾）黜詩之序（按謂晁說之）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若璩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孫游渭南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邇英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

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果始農師矣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姦言以罔上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畧取法言之

語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困學紀聞卷八